兵智与人生

目录

兵智与人生序
不战卷二十一
776、荀罂　伍员 777、高颍
778、周德威 779、诸葛恪
780、杨侃 781、高仁厚
782、岳忠武 783、李愬
784、赵充国 785、析公
786、王德用 787、韩世忠
788、程昱 789、陆逊
790、高仁厚 791、李光弼
制胜卷二十二
792、孙膑 793、赵奢
794、李牧 795、周亚夫
796、周访 797、陆逊　陆抗
798、邓艾 799、唐太宗
800、李靖 801、朱隽
802、耿弇 803、韦睿
804、马燧 805、郑子元　李晟
806、刘錡 807、韩世忠
808、曹玮 809、狄青
810、王越 811、尔朱荣
812、刘江 813、马隆
814、陶鲁 815、韩雍
816、李继隆 817、吴成器
818、王守仁 819、杨锐
820、沈希仪 821、赵臣
822、王式
诡道卷二十三
823、郑公子突 824、夫概王
825、斗伯比　季梁 826、蔿贾　师叔
827、田单 828、康茂才
829、张良 830、李广　王越
831、吕蒙　马隆 832、孙膑　虞诩
833、祖逖　檀道济　岳飞 834、臧宫　周访　独孤永业
835、贺若弼 836、韦孝宽　岳飞　种世衡
837、李光弼　李希烈 838、刘鄩
839、刘鄩　毕再遇 840、侯渊
841、韩信 842、张弘范
843、勾践　柴绍 844、朱隽　周亚夫
845、宇文泰 846、韩世忠
847、冯异　王睃 848、达奚武
849、厨人濮　何无忌　王世充　王守仁 850、狄青
851、朱景　傅永 852、张齐贤
853、张巡　毕再遇　某督军 854、张巡　种世衡
855、裴行俭 856、贺若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57、李光弼 858、虞翻
859、程昱 860、度尚
861、孔镛
武案卷二十四
862、项梁　司马师 863、李纲
864、李纲 865、吴玠　吴璘
866、郭固 867、张威
868、戚继光 869、郭登
870、赵遹 871、安万铨
872、太子晃 873、司马楚之
874、张浚 875、桓崇祖
876、孟珙 877、宗泽
878、李存进　樊若水 879、韦孝宽
880、羊侃　杨智积 881、张巡
882、王稟 883、孟宗政
884、刘馥 885、盛昶
886、许逵 887、王濬　王彦章
888、韩世忠 889、杨素
890、马隆 891、吕蒙
892、贺若弼　崔乾祐 893、李勣
894、岳飞　刘錡 895、钱传
896、杨璇 897、刘錡
898、公子偃　房伯玉　宗悫　朱滔 899、管仲　隰朋
900、张贵 901、铁菱角火老鸦
902、勾践　袁侨 903、晁错
904、范雎 905、王朴
906、任瑰　唐太宗 907、习马练刀法

兵智与人生序

【原文】

冯子曰：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若之斩斐；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也。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穀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唯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译文】

岳忠武的兵法说：“仁智信勇严，为将用兵者缺一不可。”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智”——智慧。

智慧是一种明澈无比的理解，由此可生发出对仁、信、勇、严的深刻理解。带兵作战能以智慧为本，则想要不仁不信不勇不严也不可能。

历史上的战争，有不战即胜的，有百战百胜的；有正大光明的获胜，也有以诈取胜的；有以没有前例的战法获胜，更有仿效古人兵法而获胜的。天时不同，地利不同，敌情不同，因此对敌作战的方式也

不同。这种种应敌获胜的方法如何选择，便靠智慧。

历史上的兵书不乏，其成败得失也都有明确的记载，我这里只实录历史上一些用兵不败的故事，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岳忠武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些故事便是巧妙运用的真实例子，或可供做印证启发之用。

儒者不屑谈军事，这正是儒者没能力谈论兵法的缘故。儒者总说用兵不可诈胜，但真正有用兵智慧的人，正唯恐不能想出各种诡诈的作战方法来。只有能行诈的人才能作战，而亦唯有能战的人，才能消弭天下的兵灾战祸。

不战卷二十一

【原文】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译文】

有形的武力不如无形的影响力，策谋也远比蛮力更有用；能在庙堂上折冲取胜，就不必要赴战场对决；在战场上的将帅能善谋慎断，就不必让兵卒亲冒矢石。如此，才能行遍天下无敌手。

776、荀罃　伍员

【原文】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

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边批：亦是。]知若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己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评议]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之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虏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译文】

春秋时代鲁襄公时，晋楚争夺郑国。襄公九年，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的军队围攻郑国，郑人恐惧之余，遣使求和。荀偃（晋人，字伯游，卒谥献）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救郑时，就可以迎战楚军；如果与郑议和，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荀罃（晋大夫，卒谥武子）却说：“不可以，应该与郑结盟引兵而归，如此楚国就会出兵讨郑。我们要先使楚军疲惫不堪，办法是把军队分成三路，联合其他诸侯军队分路迎战楚军。那么我军在未疲惫前，楚军早已疲累得不能作战了，远比现在就跟楚国交战要好得多。假如现在就跟楚国交战，必然伤亡惨重，所以应以不战为上策。所谓聪明的人以智慧取胜，愚笨的人以蛮力克敌，这正是先王克敌致胜之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群臣都表示赞成，于是接受郑国的求和。后来楚国果然三度出兵讨郑，但是由于长途行军而精疲力竭，根本无法作战。最后晋国终于取得郑国。

吴王阖闾（一作阖庐）即位后，曾问伍员（字子胥），说：“贤卿曾建议伐楚，寡人也有伐楚之心，寡人想亲自率军伐楚，贤卿以为如何？”

伍员答：“楚国政治纷乱，没有真正的执政者，假如大王动员三军，徒然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先发一军，诱楚出兵迎战。楚国出兵，大王立即退兵；楚国退兵，大王再出兵。楚军往来跋涉，必会疲于奔命，而想放弃交战的念头。这时大王再运用各种手段，使楚国的军事政治更混乱，彻底瓦解楚人的斗志，然后大王再动员三军，一定能彻底摧毁楚国。”

阖闾欣然采纳伍员的建议，从此楚军就陷入疲于奔命的苦境。

［评议译文］

晋与吴削弱楚国实力，用的都是同一手法，但是吴能在柏举大破楚军，而晋却不能在城濮灭楚。宋儒在批评楚晋、城濮之战时，竟然责难晋文公并非王者之师，不能伐楚。唉！正因宋儒有这种思想，才使南宋出现不战而和的妥协论调，终于使南宋逐渐由衰而亡，真是可悲！

按，宋将吴璘对付金兵，也用这种方法。金兵的个性忍耐坚久，命令严酷，一旦令下，必誓死执行任务，因此每次决战，非得打上好几天，纠缠不清。吴璘于是选择有利地形，派出精锐兵卒，轮番骚扰，使金兵穷于应付，不得休息，来磨蚀他们坚忍的士气，等到金兵稍有惰怠的间隙，立刻以奇兵袭击，大胜而回。

777、高颎

【原文】

开皇初，帝尝问高颎以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集，彼必屯兵御守，便可废其农时；及彼聚兵，我还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忽济师，出其不意，破贼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更复烧之。不出数年，自可令彼财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陈。

【译文】

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曾问高颎（字昭玄）进攻陈国的策略。高颎说：“江北地寒旱，收成晚；江南气温高，水田收成早。我们趁陈国人忙着收成的时候，悄悄的征调少数兵马在边境集结，陈国必定会屯兵防守，如此一来就会影响陈国的收成；他们结集防备，我们就退兵。反复多次后，陈国士兵再看到我军集结，一定会习以为常，不再相信我军会真的进攻。就在陈国松懈之时，我军出其不意的发兵进攻，一定能破陈国。另外，江南土层薄，民舍多半是用竹茅搭建，而贮藏谷物的仓库也不习惯用地窖，我国可暗中派遣奸细，顺着风势纵火烧仓。等陈国人把谷仓整建好了，放火再烧。不出几年，陈国自然人力、财用都疲敝不堪。”

文帝用高颎的计策，终于使陈国走上民生凋敝、财用困难的窘境。

778、周德威

【原文】

晋王存勖大败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

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城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周德威老将知兵，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王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

【译文】

五代十国时，晋王李存勖大败梁兵后，梁暂时退兵。周德威（字镇远，勇略多智）知道晋王想乘胜追击，于是对晋王说：“敌人气势盛，我军应该先按兵不动，等梁兵疲敝后再进攻。”

晋王说：“我率军远征，急如救人，再说我军是仓促成军，适合速战，现在将军却建议孤王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

周德威说：“梁兵善于守城，不善于野地作战；我军仗恃的是骑兵，对骑兵而言，平原旷野是最有利的地形，可以驰骋突袭，但现在面对城门堡垒，骑兵根本无法施展，再说敌众我寡，假使让敌人摸清了我军的兵力，对我军实在大大不利。”

晋王听了周德威的解释仍不满意，就自回帐休息，其他将军见晋王一脸的不高兴，也都不敢再多说什么。

周德威知道晋王尚未改变心意，就去见张承业（字继元，宦官）说：“大王击败梁兵之后，有轻敌之心，不考虑自身的兵力，一心只想速战。现在敌我仅一水之隔，敌人若造浮桥偷袭我军，我军一定覆没。不如退守高邑，再出兵引诱梁兵离营。梁兵离营我军就回高邑，梁兵回营，我军再出，另外派一支骑兵队专门抢夺梁兵的军饷粮食。不出一个月，一定能破梁。”

张承业于是来到晋王的营帐，掀起帘帐说：“这哪是您平日安寝的时间呢？周德威是老将，深懂用兵之道，他的话可不能忽视。”

晋王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说：“我正在想这件事。”

这期间梁王虽在军垒却闭门不出，后来晋兵侦讯一个投降的梁兵，他供说：“梁王正命人建造多座浮桥，准备攻晋。”

晋王对周德威说：“果然不出将军所料。”

779、诸葛恪

【原文】

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驭而羁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译文】

三国时代的诸葛恪以有才干出名。孙权想试试他的才干，就委任他出仕文官，掌管钱谷。但处理文书不是诸葛恪的专长，平日文书公文作业繁琐，令诸葛恪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武侯（官名，掌巡房执捕）听说诸葛恪的烦恼，就上书陆逊（字伯言，善军略），禀告孙权，孙权改派诸葛恪为武将。

诸葛恪说：“丹阳地方山势险阻，山民剽悍，以前虽也派兵征讨，但所平定的不过是丹阳县外围的平民而已，至于深居内地的山民，却丝毫奈何不了他们。”诸葛恪因此请求为丹阳守令，并保证三年内可招抚四万山民。

朝中官员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川幽谷绵长数千里，山民从不进入县城与官兵正面为敌，只是在野外埋伏，等官兵出城追捕，他们又窜逃回山区。山民们以山为屏障，民风好战，崇尚勇力，攀山涉水就像鱼、猿一般，当官兵防备松懈时就下山抢夺，每次官兵围剿他们所藏匿的洞穴，若是官兵人少，他们就蜂拥围攻，若官兵人多，他们就四处窜逃，所以从前朝到现在，一直无法使山民真正的归顺。

诸葛恪却保证一定能平服丹阳，孙权于是正式任命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立即下令，整编军伍，严密防守。对已归顺的山民，要他们集中耕作，集体生活，又命属下修建围篱，不可与山民冲突，等到稻谷快成熟时，就命士兵抢先收割，不留一粒谷粮，山民们在积粮吃尽又无粮可抢的情形下，只有下山投降一途。

诸葛恪又下令：“凡山民自愿归化我朝者，都应妥善照顾，进入县城不可因怀疑他们意图，而随意扣押逮捕。”

之后，长吏胡伉抓了一个叫周遗的山民，周遗曾经是令官府头疼的人物，现在因缺粮而投降，但内心却仍然想伺机作乱。胡伉把周遗抓到诸葛恪的面前，以为立了一功，诸葛恪却以胡伉违抗军令而下令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因触法而斩头，知道诸葛恪只希望他们能下山投降而已，于是扶老携幼纷纷出山，一年后，招降的人数正如诸葛恪所保

证的。

780、杨侃

【原文】

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反，攻冯翊，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长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兵不得进，如何？”曰：“珍孙行阵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薄坂，西逼河潏，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卒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势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今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举三烽，即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士。”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稚克潼关，遂入河东，宝夤出奔。

【译文】

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齐明帝第六子，字智亮）兴兵叛乱攻打冯翊郡。当尚书仆射长孙稚（字承业，孝文帝因他六岁时袭继爵位，故赐名稚）前往征讨时，左丞杨侃（字士业）建议说：“以前魏武帝曹操曾多次与据守潼关的韩遂（后汉金城人，被曹操所灭）、马超（字孟起，汉末将军）交战。韩遂、马超的才智比不上曹操，但曹操始终不能一举击败他们，原因就是韩遂据守要塞的缘故。如今贼兵守备坚强，不如先由北方的蒲坂渡河而西，进攻敌人的腹地，若士兵们人人抱置死地而后生的意念，不仅可解华州之围，又可坐取长安。”

长孙稚说：“你的策略很好，但现在薛修义（即薛循义，字公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包围河东，薛凤贤据守安邑，而宗正珍孙则镇守虞坂，我军无法进兵，这该怎么办呢？”

杨侃说：“在宗正珍孙的军营中，有一个是凭个人关系、背景而被任命为将军的。这种人只能受人驱使，怎能指挥部队呢？河东的中心在蒲坂，临近黄河岸，而重要的城市也都集中在郡东。薛修义出兵包围西部，士兵的父母妻子都留在故乡，一旦他们知道官军来到郡东，一定会担心故乡的家人，影响士气，结果就会像秋风扫落叶般不战而溃。”

于是长孙稚就派自己的儿子与杨侃一同率领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据守右锥壁。杨侃下令：“军队先驻扎此地，在等步兵前来会合的期间，可先观察民心的向背。凡是自动前来投降的敌兵，一律遣返回乡；愿意投降的敌兵，可以在见到高台上燃起三把烽火时，也举烽火回应。如果见到烽火而不回应，就表示是敌党，那么我军就格杀勿论，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将做为将士的奖赏。”

村民得到消息后争相走告，虽没有明白表示要投降，但却都有举烽火表明自己非敌人的念头，因此一夜间火光照天，几百里内一片火海。围城的叛党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手下的士兵就已各自溃散回乡，甚至连薛修义也逃回家，与薛凤贤一起请降。

长孙稚攻占潼关后，就乘胜进攻河东，叛将萧宝夤只好狼狈而逃。

781、高仁厚

【原文】

邛州牙将阡能叛，侵扰蜀境，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问之，[边批：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詗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

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以‘归顺’二字书汝背，遣汝还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勾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遂遣之。

明日仁厚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乃免。命悉平堑栅，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詗知，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来降，仁厚因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浑擎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帜。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借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为队，授以一旗，使前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勾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执旗先驱，到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死，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候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前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明日，罗夫子、阡能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走马巡塞，欲出兵，众皆不应，明旦大军将近，呼噪争出，执阡能、罗夫子，泣拜马首。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

［评］

只用彼谍一人，而贼已争降矣；只用降卒数队，而二十四寨已望风迎款矣，必欲俘馘为功者，何哉？

【译文】

唐朝时，镇守邛州的副将阡能反叛，侵扰四川县境，都招讨使高仁厚（僖宗时因讨韩秀升有功任剑南东川节度使）率军征讨。在发兵的前一天，营地中来了个卖面具的小贩，守卫的士兵觉得小贩形迹可疑，一经盘查，果真是阡能派来的间谍。

高仁厚命人为他松绑，并且问他为什么会作间谍。那人说：“我本是个安份守己的小村民，阡能囚禁了我的父母妻小，威胁我当间谍，如果所探得的情报正确，就释放我的家人，否则杀我全家，我是被迫的。”

高仁厚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苦衷，你放心，我不会狠心杀你的，现在我放你回去，让你能救你的家人，你回去对阡能说：‘高元帅不久将发兵，但士兵人数不多，只有五百名左右。’但我救你全家性命，你欠我一份人情。你回去后，暗中对营寨里的人说：‘高元帅体恤你们都是善良百姓，只因被阡能胁迫，情非得已。元帅想解救你们的困境，等元帅发兵征讨阡能时，你们只要杀阡能的兵士投降元师，元帅就会派人在你们的背上写上‘归顺’二字，立刻遣送你们复归旧业。元帅想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勾胡僧、罗夫子、韩求这五个人而已，并不想殃及无辜的百姓。’”

间谍说：“回故乡是大伙儿的心愿，元帅能了解我们的苦衷，不追究我们的罪过，大伙儿怎会不欢欣雀跃的听元帅吩咐呢？”于是高仁厚遣送那人回阡能营地。

高仁厚翌日发兵，行军到双流（地名），把截使（检查站长官）白文现亲自迎接。高仁厚环顾军营四周的栅栏堑道，很生气的骂道：“阡能不过是个鄙贱的莽夫，手下的士兵也多半是耕田的农人，今天你率领全府的兵士，一年多来却无法擒服阡能。看到你营地重重的栅栏，难道你认为这样就能睡得着、吃得下，坐视贼寇壮大，而仍可厚着脸皮向朝廷邀功吗？”于是下令将白文现斩首，后经其他将领一再求情，高仁厚才收回成命。之后，高仁厚命人拆去所有栅栏，留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都编入自己部队。又召集其他营寨的部队，一同出发征

讨阡能。

阡能听说高仁厚发兵，就派遣罗浑擎在双流地区设立五个军寨，另在野桥菁埋伏千人迎战官军。

高仁厚得知阡能的计谋，就命人换上便服，偷偷混入敌营，暗中散布那天高仁厚曾对间谋所说的那番话。敌人的士兵听说可以回家，高兴得大声欢呼，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高仁厚对投降者都亲切的慰问，命人在他们背上写字，好让他们再去招降旁人。

罗浑擎见大势已去，只好由城沟中逃走，却被众人擒住，押到高仁厚面前。高仁厚将他押送督府处置，然后下令：“五军寨除旗帜留下外，其余一律焚毁。”

次日上午，高仁厚又对降兵说：“本帅本想立刻遣送你们返乡，但前路军寨的士兵并不了解本帅的心意。本帅想请各位为先锋，等大军到穿口、新津两处营寨时，将各位背上的字让当地守军看到，等到达北边的延贡，各位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以五十人编为一队，每队都发给罗浑擎的军旗一面，队前的掌旗官一面不断挥舞倒挂的军旗，一面大声叫道：“罗浑擎已被活捉，现已押送督府定罪，官军不久就会攻占此地，你们还不像我们一样，赶快投降，就可恢复良民的身份，平安无事。”

行至穿口，勾胡僧在此设立了十一个军寨，寨中士兵争相投降，勾胡僧大为震惊，拔剑想阻止众人投降，没想到众贼兵反以石块丢掷他，并且合力擒下他送交高仁厚，其余五千贼兵也全部投降。

第二天，高仁厚下令焚毁军寨，又命降兵举旗为先锋，来到新津，韩求在此所设置的十三个营寨全部投降，韩求也投沟自杀身亡。军士本想毁寨，高仁厚阻止说：“降兵还没有吃东西，先把寨中存粮运出后再焚寨。”

新降的贼兵，竟然自愿作饭与前来招降的降兵同桌共食，歌声笑语处处可闻，彻夜不绝。高仁厚命在双流，穿口等军寨投降的贼兵先行返乡，而以新津的降兵掌旗为前导，对他们说：“等进入邛州县境，

你们也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了九个军寨，在官军抵达延贡的前一晚，罗夫子寨中的贼兵，在看见新津降兵的营火时，就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准备投降了，等新津降兵到了之后，罗夫子只有弃寨投奔阡能。

罗夫子投奔阡能后，两人想尽全部兵力与高仁厚决一死战，然而计议一时未定。傍晚时，延贡降兵来到阡能营地前，阡能正骑在马上巡视军寨，见延贡降兵，想率兵攻击，哪知士兵全不听阡能指挥。第二天，官军到达营地时，众人把五花大绑的阡能，罗夫子押到高仁厚马前，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

高仁厚一共只花了六天的时间，就把阡能等五人全部歼灭。

［评译文］

高仁厚只不过是利用一名间谍散布消息，就使得贼兵争相投降；只不过是利用了几队降兵，而二十四个贼寨就已伸长脖子等待高仁厚的到来，准备投降了。这样的战功，哪里是只会以残酷手段对付敌人，以求功赏的人所能比的呢？

782、岳忠武

【原文】

杨幺为寇。岳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飞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边批：庸才何知大计？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何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

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

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锐等降，飞诡骂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敌营，降其众数万。幺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幺投水中，牛皋擒斩。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按］

杨幺据洞庭，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岳飞谋亦欲造大舟，湖南运判薛弼谓岳曰：“若是，非岁月不胜。且彼之所长，［边批：名言可以触类。］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遂筏断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彼坏在目前矣。”岳从之，遂平幺。人知岳侯神算，平幺于八日之间，而不知计出薛弼。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

岳忠武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薰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战无败，猝遇敌，不动，敌人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将士。吁！此则其制胜之本也。近日将官事事与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